

中国边疆研究资料文库·边疆史地文献初编

北部邊疆

第二輯

中国边疆研究资料文库·边疆史地文献初编

北部邊疆

第二輯

蒙

星

續

供

協辦大學士尚書鹿傳霖等原查辦摺
度支部左侍郎紹英

奏爲查明墾務大臣被參各款謹分別輕重據實臚陳並保荐賢員辦理善後事宜以綏蒙藩而收實效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欽奉

諭旨查辦蒙旗墾務光緒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九日行抵歸化城業經恭摺具報在案查綏遠城將軍墾務大臣貽穀督辦內蒙古東西盟墾政七載於茲一旦爲副都統文哲琿列款糾參營私有十餘事之多冒款在數百萬以上實屬駭人聽聞臣等請

訓時荷蒙

聖諭周詳諄諄以恤蒙藩固人心爲先務臣等竊謂辦理墾務之善不善當以羣情之向背爲衡款項出入之實不實當以一念之公私爲斷當在京時檢閱原叅各節除檢帶度支部案卷備查外有宜在烏準兩旗訪詢者有宜在包頭南站等處考查者有宜在陝西調查者當卽電致陝西撫臣

壽檢齊有關河套鑿務案卷交前乾州直隸州知州吳廷錫馳送歸化行館備查一面札委吏部主事王憲章馳赴陝西榆林府調閱案卷就近赴烏準杭錦各旗訪查抵歸化後又派度支部主事劉澤熙前赴包頭南站等處採訪輿論並守提包頭公司文書簿籍一面咨會該將軍凡叅案有關之卷宗悉令檢齊咨送以憑查究兩旬以來臣等督同各司員朝夕鈎稽逐款考較並摘傳鑿局及綏遠城在事各員面加究詰一一呈遞親供旋據吳廷錫賈陝卷至劉澤熙王憲章亦先後至臣等體察蒙情叅稽輿論窮詰鑿員印證陝卷俱已得其要領伏查文哲琿原奏分兩大端一曰愚弄蒙古一曰肆意營私而大旨不外於欺謬取巧四字如謂該大臣用王德呢瑪愚弄烏審貝子報地許給盟長該貝子在行轅借銀五千作謝儀按三分算利蒙衆怨恨聚衆未散一節查烏審報地後至今聚衆抗鑿屬實委員詢問借銀作謝一事蒙衆均言此係貝子與將軍密事惟自去冬吳委員常向貝子要借銀云係將軍代墊該旗賠款銀三千兩三分起

息貝子未還原叅有因又云杭錦貝子既因報地叅革盟長該大臣復愚弄梅楞棍布從該旗應得荒價內使銀五萬兩一節查杭錦貝子報効銀三萬伊子報効五千均奏咨有案惟該旗應分荒價銀十二萬二千兩貽穀寶扣留六萬八千兩除三萬五千外計多扣三萬三千兩原叅有因又蒙衆將梅楞棍布捆拿意在謀殺洩忿一節據王同春供三十八年蒙衆因合旗報墾貽穀獨賞棍布銀六千兩衆心不服將棍布圍住三十三年九月姚學鏡所管官鹽局將蒙鹽盡歸官賣蒙衆以爲棍布所爲復行圍住兩次皆同春解散原叅有因又云準噶爾台吉與貝子爭地陳四黨羽與王同春爭渠報復該大臣有意釀成一節查該台吉卽丹丕爾此次調閱準旗全卷但有剿辦之案無爭地之事蓋誤殺丹丕爾該副都統亦會行有所避忌故舉其細而遺其大也若王陳互鬪釀命事在貽穀未辦墾以前原叅不實又云察哈爾報銷浮冒銀二十四萬與收支斌儀分潤不妥央由商民李甲三轉圖一節查察哈爾墾務報銷度支部核准有案收

撥各款均屬相符惟墾局之漁利有數倍於三十四萬者弊在公司而在報銷原叅不中肯又云尅扣委員薪水訊據斌儀供稱薪水有定章而委員有勤惰無功則減有勞則加此則用人物操縱之術至心之公私與加減之數是否相抵則未易究詰原叅有因又云巧取後套地價如先放後報其間租價儘數入已查此一項全歸公司原叅尙實又云原收蒙地以千頃算百頃蒙旗卽得百頃之租達拉特旗尤甚一節查墾局由教堂贖回達旗四成地二千頃墾員丈放除去沙梁樹石尙短七百餘頃又令該旗指上地一千頃補之計溢出二三百頃無以千頃算百頃之事原叅不實又云自設公司以二十七萬股本購買套地可得三四百萬兩此卽指公司地價而言原叅有因又云擅拆倉廩十二座此有奏案所叅不實又云擅開藍翎捐每支二十五兩據各協領供此捐係爲城工籌款調閱翎照則功牌也查功牌無捐納者貽穀捐銀萬餘並無奏案原叅屬實又云家丁李姓孟姓種馬廠地以圖私利一節_臣等派員查得貽穀令李姓

等在哈嚕村設局種地而兼放帳民間借錢先扣五月利息又令舉人通
泰販賣煙土上年李姓札飭孟姓始將廠地作爲綏遠城公業又云借名
放賑實則仍扣兵餉原叅均實又云牛捐捏銷一節查此案原請六萬照
順直賑捐其實減折招徠僅二萬餘兩並無捏銷原叅不實又云擅賣庫
存官物查庫存無用刀槍貽穀奏請改鑄農器原叅有因又云販賣油鹽
米布據防禦英山供將軍在綏遠城設二官木廠二雜貨店弁兵買棺木
食物即從月餉扣還原叅有因又云揀放官缺隨意勒索銀兩據各協領
供稱將軍每挑缺卽在揀單上手批出銀若干兩以備置辦槍械原叅有
因又云在後套開設晉泰玉字號在歸化開設銀莊皮莊查無確據原叅
不實以上各節原奏有虛有實情節有重有輕以大臣創辦大政既任勞
必任怨既任怨必任謗苟能利

國家而固邊圉則公罪固當曲宥卽常過亦可矜原臣等於蒙盟墾務反復
推求竊謂貽穀於此一事有二誤有四罪此無可解免者也一曰誤認宗

旨

朝廷開放蒙地乃恤蒙以實邊非攘地以圖利也卽顧名思義乃墾荒非墾熟也而貽穀視爲謀利之道於蒙古報地則多益求多於地戶征租則刻益加刻取游牧之地而墾之而蒙民怨矣奪墾熟之地而賣之而漢民怨矣放地有押荒又有地價種地有歲租有渠租而煙地又有另租地價另租皆無奏案其實六七年來度支部所入者僅押荒銀二十餘萬耳於國帑僅毫末之益而邊民受邱山之累此一誤也一曰誤用小人墾務開辦之始局員二百餘人其中豈無君子使貽穀知人善任何至爲衆怨所歸無如宗旨既誤賢者不能虐民取媚且以忠鯁見疏其所任者如姚學鏡則晉之幹員貪而狠者也以五原廳同知兼墾局公司兩總辦斌儀者晉昌私人貽穀信之庸鄙無能不數年而保至道員東路公司及察哈爾銷案皆其一手辦理景禔者躁妄喜事險刻性成貽穀以爲南站公司總辦又如陳光遠岳鍾麟鄭天馥呂繼純林毓杜大抵仰承意旨朋比爲奸而

陳四命案主謀殺人之王同春係嚴拿未獲之犯貽穀派爲墾局委員地
方官畏不敢捕直至去年終京控事發始據咨稱秘密拿獲已在墾局當
差五年矣下至商人李甲三舉人通泰家丁李成斌孟昭發皆假威圖利
倚勢作奸其始用小人而不知反爲小人所用其究也遂怙過攘利而不
恤此二誤也有此二誤而四罪於是乎成一曰巧設公司光緒二十八年
貽穀奏設墾務公司係仿鐵路礦務工藝廠各公司之例查路礦工廠皆
平地爲山每一事動需數十百萬

朝廷無此鉅款不得不假借公司若墾務則蒙古獻地於

國家

國家放地於墾戶售田得價價卽帑金計畝征租租皆正課有土此有財不
須本而自獲利者也貽穀原奏謂地商包攬之弊概行禁止惟墾局零星
散放紛擾實多請於張家口設立公司後又分爲東西兩公司凡入股者
核照荒價領地所謂荒價者卽每畝收押荒銀三錢也如公司領地千頃

先繳押荒銀三萬兩卽撥地任其轉售東公司定價上地每畝八錢而公司非上地不領以千頃計地價坐得八萬一反手間卽賺銀五萬矣而東西兩公司共領地二萬頃是蒙古報効

朝廷之地價幾全爲公司所蝕況其價更有什伯於八錢者如果公司先繳押荒然後領地轉售猶爲將本求利及閱東盟墾卷皆收到地價再繳押荒是真不費一錢而坐致鉅萬矣如謂墾局畏紛擾公司卽不畏紛擾乎旣不准地商包攬公司獨可包攬乎如果墾局與公司各派專員猶可說也乃西盟總辦爲姚學鏡西公司總辦亦姚學鏡卷查該大臣札稿有墾局委員悉充公司委員之語何以衆人辦一局之事則畏其繁難一人兼兩處之差而轉形優裕乎總由墾員視墾務爲利數若從墾局侵漁旣畏人言亦無大宗進項乃慫貽穀巧立公司名目先借墊款爲詞使地畝盡入公司而後羣食其利明明盜竊

國財而人不得議其非該公司旣收官款而入私囊又佯於應分紅利中提

出萬餘金爲報効以飾其貪而示其忠又稱渠工經費借用公司銀二十
餘萬兩是目前藩臣納土全爲公司所併吞而後來墾戶交租尙須與公
司作償款蒙漢俱受其害而

國家不名一錢此貽穀之罪一也一日匿款不報蒙地旣經報墾則銖金尺
土俱屬

天家督墾大員何款不應入銷何地不應入告而公司所取之地價浮於押荒
者由數倍至數十倍不等皆無奏案可稽臣等調查南站墾戶領地執照
二十餘張內僅部照五張餘皆公司小照調閱公司票根又另有將軍執
照如薛向清一戶共荒熟地四十畝部照填押荒銀十二兩小照填地價
庫平銀三百一十四兩其餘大率類此此等辦法皆景禔一人所爲及傳
景禔來案則覆稱告假回籍嗣傳呂繼純黃桂棻到案詰以地價每畝至
少若干至多若干據供少者自二兩起多者至三百七十兩止而押荒仍
每畝三錢也詰以南站公司先繳押荒銀若干則稱未交押荒但墾出開

辦經費一萬二千兩而已原來謂南站地價有每畝十二兩十八兩者尙未得攘奪刻剝之實也又訊據王同春供兩次報効地一萬五千餘頃內有水渠四道已墾者約七八百頃此名永租地不在蒙旗報地之數亦不在墾局所放一萬六千頃之數每年每頃交蒙人租銀五兩除蒙租外實可獲利銀三萬餘兩等語質之姚學鏡據供地隨渠交渠歸公司修故地亦爲公司有查貽穀收地至一萬六千頃之廣歲入至三萬餘金之多並不

上聞卽任公司專利自三十一年起計得租銀六七萬兩不知王同春所謂報効者報効

朝廷乎抑報効公司乎貽穀之督墾爲

朝廷乎抑爲公司乎又據姚學鏡供察哈爾墾局公司久經奏撤去年該將軍因從前丈放從寬墾戶地多溢出因又派員重丈一次以期覈實等語夫旣重丈農田自必重收地價事無奏案欵屬何人計其欺隱之財殆難

更僕以數此貽穀之罪二也一曰牒放站地

朝廷憐蒙人之放棄其地也於是又有督辦墾務之

命意在開荒備邊代各盟經營生計而貽穀不喻此意既以威脅利誘併蒙人
荒熟之地而收之乃侵尋而及於站地及爲將軍又侵尋而及土默特地
妄稱與蒙地事同一律而不知毫釐千里也查站地所以養站兵兵不自
耕乃招墾取租以自養土默特自

聖祖仁皇帝征服以後留一公爵而不預札薩克事別以都統治之每兵一名給
地五頃兵亦不自耕仍招墾收租以自養二百年來土站各兵之地田多
換佃戶盡承糧又土性磽瘠迥非杭特兩旗上腴可比墾者多乾隆間舊
戶旣完正賦又出徭錢一旦迫令熟地一畝交地價一兩二錢荒地交荒
價八錢民窮無力怨謹繁興和薩兩廳朝夕催科疲於敲朴其具有天良
者則稟求交卸而仰承意指如郝敬端喬樾蔭者則極力追呼此原系所
指和薩聚衆之所由來也驛傳司員奎顯初受貽穀之愚盡站地而報之

貽穀假以總辦之名月給百金既而各章蓋畢都及站兵等入楞腹乃
稟求津貼貽穀飭站地局借給十二站官兵等三百六十金仍俟將來籌
定經費時扣還又以每畝一兩三錢之地價爲不足乃由旱地而放及園
圃由園圃而放及房基由房基而放及廬舍鋪面卷查上年八月該將軍
札和林廳云三站民戶異常刁狡自新店阻墾以後和林本街已經丈放
之地亦復希圖翻異云云查從來放荒未有放及街道者主稿之景禔竟
昌言不諱實所希聞札文又云房屋華美者租價必多繳價稍重亦不過
如預支數年租價而已此等辦法迫使民間自行修建之屋又自行購買
一次是一屋而再造也臣等前在甯遠行次有和林地戶百餘人環跪乞
恩查來者不皆良善之人而控者亦實有倒懸之勢此貽穀之罪三也一
曰誤殺台吉蒙古報墾本非蒙人所願故王公貝子報地而其下往往怨
咨奪我祁連山六畜不蕃息自古然矣墾局委員又貪得無厭以致蒙人
視局如阨塹而墾員亦視蒙若寇讎光緒三十一年五月準旗分局委員

岳鍾麟稟稱蒙民們肯吉亞聚衆搶局並無台吉丹不爾之名六月朔包
局總辦姚學鏡轉據岳鍾麟稟稱們肯吉亞仍盤踞老巢皆由丹不爾主
使並謂蒙人皆當寸磔於是以丹不爾爲首逆經貽穀具奏請勦而電傳
諭旨仍有勿得操切之戒而墾員恨其慘必欲用兵以示威帶官兵涎其財又
欲邀功而列保張大其詞幾同巨寇蓋丹不爾年老小康而性慘者也十
月十三日參將譚湧發副將胡泰才委員林毓杜楊守性等夤夜往捕丹
不爾開槍抗拒兵隊卽縱火焚燒斃其家屬五人而丹不爾人亡財盡父
子潛逃按之陝西神木縣勘驗稟詞其子婦塔木幾所供實無叛逆情形
果爲叛逆該旗豈敢報案請驗神木知縣又豈能錄供通稟乎及丹不爾
就獲文武員弁所稟幾於兇悖無倫而始終集衆自衛者不過數十人耳
案交歸化廳同知樊恩慶審訊恩慶知其冤不忍鍛鍊爲呂繼純所揭乃
別委姚學鏡余寶滋承審而獄詞果具在墾員以爲戮此一人則蒙旗破
膽永無抗掣之虞而不知三字獄成兩盈心痛益播墾局之惡聲也論者